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513380

10位ISBN编号：7511513387

出版时间：2012-10

出版时间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作者：马拓

页数：327

字数：313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前言

题记 老北京是很有故事的。

我生长在这里，还不到二十个年头，听说的远比经历的有内容、有声色。

时间是口井，井越深，水就越深，我们趴在井边，总想眼巴巴地瞧见点儿什么。

其实我们什么也瞧不见，但又没谁敢跳下去，只能听井边的老人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。

老人说，这里原先有棵树，于是我们能想到在这大太阳底下，曾是有一大片阴凉的；老人说，那边原先是条河，我们仿佛就看见了忽悠悠划过去的橡胶艇和铁皮船；老人说，老北京最风月了，以前这里的年青人谈恋爱搞对象都痴得不行，没个生离死别简直都不像话。

我觉得最后一条挺玄乎。

难不成那会儿的人都活在电影里？

电影里痴男怨女花花世界，全是过了头的荟萃，我不信。

但也能理解，老太太迟暮之年，嘴上耍耍浪漫，比聊别的强。

不过老人又讲：“甭往远了说，你们爹妈这一代年青人就都比你们现在敢爱敢恨。

你们现在这些小人儿，都是不经事的，都是要嫩一辈子的。

”老人紧接着又“唉”了一声。

我和她坐在隆福广场里。

老人是我家的老邻居，在东四活了快一辈子，看上去下辈子还要在这儿轮回。

她说她每天从胡同里出来晒太阳，溜一圈再折回家，记起的事情就够写一本书了。

所以她话越来越少，她老觉得一有开头就收不住，就活回去了。

人最美好的都是当年，但绝不能活回去，那样会格外孤独。

老人的外孙女小月是我女朋友，现在正拿着单反照相机在隆福广场耍把式。

她妈原先是拉小提琴的，据说还有两把刷子。

可从七零后遗传到九零后，艺术细胞也偷了懒。

隆福大厦的门还像往日一样紧闭，自我懂事以来，那扇门就没开过。

以前听说这里着过一场大火，把整个隆福寺集市都烧没了，再重建，也不复往日风光，于是干脆关门大吉。

老人神采奕奕地跟我描述当年隆福寺大街的盛世，仿佛那也是她莫大的骄傲。

我才知道，我们现在坐的这块空地上，当年几乎天天是庙会，古玩字画、鞋帽衣装、瓜糖梨枣……简直连下脚地方都没有。

对面的隆福大厦更是京城最大的购物中心，和现在亦是繁荣的西单大厦并驾齐驱。

“那场景，用宋丹丹的话说，就是彩旗招展人山人海！”

”老人的精神头又泄下去。

她的骄傲来也快去也快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那场大火是怎么回事？

”“后来……你应该问问我闺女去，她可是见证人呢。

等哪天她从国外回来，我叫她给你讲。

”老人耸肩膀，忽地有点儿调皮。

老人的闺女去国外好些年了，走时候我还上小学呢。

我说：“您就跟我说说吧，从我小时候起您就从来不跟我讲东四着大火的事，他们还说这里以前挖出过石碑呢，可邪乎呢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”“他们见过？”

”“那肯定没有呀。”

”“他们梦里没准儿见过。”

”“保不齐。”

我梦里还见过呢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” 老人不说，我也只能把好奇心攒起来。

不过有天我发现一堆好东西，那是在帮小月收拾东西时，她妈留下的一箱子日记。

那可真是日记，一个又一个花花绿绿的小本，皮儿都是塑料的，边框绵延着暗黄，摸一下都粘手。

每一本都记了个满满当当，至少也有好几年的故事。

日记必须是秘密，却在小月的房间里尘封，让我很是诧异。

小月想起来了：“这堆东西我妈出国前就说送我了，说只要我到了能看懂的岁数，就随便看。

” 我说：“那你看过吗？”

” 她说：“没有，太多了。

写得又草，谁愿意看。

” 一会儿她又说：“要不咱俩一起看吧。

” 我大概翻了一下，整套日记记录的基本是1990年到2000年的事。

那些年，小月她妈也就二十多岁，比我们现在稍大一些，代沟也不至于太深。

这十年的日记里，笔迹忽而婉转轻盈，忽而粗重顿挫，有些篇页还被扯去，留下一排排锯齿。

当然，这些锯齿外本应有的内容，在我后面要讲的故事里也只能化成想象。

整个下午，我和小月老人就呆在她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，像寻宝一样翻看着这些日记。

令我颇感意外的是，日记里的主角，远远不止小月母亲一人。

那是一群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。

只不过时代相隔，世情久远。

再令我意外的是，那个故事如此漫长而刻骨，故事里的少男少女情感交织，复杂深邃得又让我难以叙述。

我敢说，这是我看过的最热烈、最长情、也是最朴素的故事。

这本日记的真实感、时代感，无一不刺激着我想要分享它的冲动。

尽管它残缺不全，但我大致也能理出当年东四着火的事件。

那可比听传说入胜多了。

我才知道，那时的兄弟，都是生死之交。

我才知道，那时的爱情，都在浮华背后。

我才知道，那时的这座城市，还是会呼吸的。

我不知道的是，如果现在的我们去经历我们父辈的故事，又会改变怎样的历史？

所以我决定，把这个故事讲给现在的大家听。

不论你是迷茫还是清醒，不论你是失落还是得意，也许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会发现新一个自己。

你也会发现，时间虽不留人，但它会守住最珍贵的东西，偷偷地塞进你怀里。

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奇妙。

这段故事如何开始呢？

我找到了夹在书页中的一张老照片。

老照片其实并不老，上面坐的坐站的站拢共有七个年轻人。

小月母亲站在时光里，笑得节制，却也自然。

照片上已泛起点点黄斑，其实这段故事并不远，顺着岁月倒过去，其实我们触手可及。

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一首小诗，： 岁问今夕处， 碌碌在何年。

离散十三者， 再会也姗姗。

但愿我们能把他们故事，那段只属于他们的曾经，变成大家最美的咏叹。

只为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段不朽的青春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内容概要

马拓，
古道热肠的天枰座85后北京警察，患有严重的码字强迫症。

《私》小说签约作者，主要作品《谜开梦散》、《鸟》等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作者简介

古道热肠的天枰座85后北京警察，患有严重的码字强迫症。
《私》小说签约作者，主要作品《谜开梦散》、《鸟》等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书籍目录

题记001

- 第一章 闹心的演出001
- 第二章 内讧006
- 第三章 抢琴风波016
- 第四章 乐团重组024
- 第五章 翟晨的麻烦事035
- 第六章 初露端倪的惊天秘密045
- 第七章 对症下药054
- 第八章 运筹帷幄062
- 第九章 展唯的心魔069
- 第十章 物归原主077
- 第十一章 韩钧病了084
- 第十二章 步步为营095
- 第十三章 车祸105
- 第十四章 猫捉老鼠的游戏113
- 第十五章 心路121
- 第十六章 宝东归来130
- 第十七章 南竹竿一战141
- 第十八章 圆满的增编149
- 第十九章 李晓悦的又一个秘密159
- 第二十章 误会168
- 第二十一章 打开秘密180
- 第二十二章 艰难的分手191
- 第二十三章 隆福寺大火202
- 第二十四章 韩钧的末路214
- 第二十五章 出国之争227
- 第二十六章 翻脸236
- 第二十七章 冉琳琳之死246
- 第二十八章 林川的纠结255
- 第二十九章 暴风雨前夕267
- 第三十章 东窗事发279
- 第三十一章 翟晨的抉择291
- 第三十二章 林川的救赎301
- 第三十三章 对他们的告别312
- 尾声322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闹心的演出 一大早，展唯就在家忙得满头大汗。

冉琳琳这时候又赶来了。

琳琳闷得慌，嘴不识闲：“你别忙啦，据说小鼓楼她们今天拉《死与少女》。

” “不去，大早上起来要死要活的。

”展唯眼睛都没抬。

“你不是早就想见见你的偶像了吗？”

”展唯平常语速就快，所以总是气势汹汹，倍儿有说服力。

这是拜她爹妈所赐。

她爸在东安市场副食店的售货员，号称“千面之王”，说话从来都跟连珠炮似地又快又精。

她妈是东四供电所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，出来进去地喜欢摆谱，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。

俩人一个弄钱一个弄权，绝配。

琳琳家就不同了，母亲在隆福大厦管库房，父亲在家待业三年还未见底，家里总是不太和谐。

琳琳倒是成天嘻嘻哈哈，出污泥而不染，除了隔三差五冒冒傻气。

院墙上太阳升起来了。

那年北京是潮夏，下雨下得到处长蘑菇，现在突然有了太阳，倒让展唯龙颜大悦。

在久违的阳光下，皇城根的城墙又鲜又亮，跟河边的大松树组了个红配绿。

红配绿，还就是很好看。

其实从去年的亚运会开始，北京已经够好看了，尤其在夏天，简直就是新娘子的大花袄，美到家了。

展唯和琳琳边骑车边赏着胡同里碎花似的影子，很快到了学校。

大门里挺安静，除她们外再没个喘气儿的。

一座假山上头正呲着水，呲出一道病歪歪的小彩虹。

展唯支棱耳朵听半天，冲冉琳琳骂街：“我就说你不靠谱，哪儿有什么演出？”

我告诉你我那两只鸡要死了我跟你没完！”

”琳琳把车扔在一角落，拉展唯跑向金帆乐团的院子。

院儿里照样安静，几只喜鹊正飞来跳去地抢食。

剧场造得寒酸，门又破又脏，不细看以为是茅房。

展唯不情愿地跟着，看她伸手一推门，然后就一头栽了进去。

展唯“嗷”地一叫，然后才看见门里面人山人海，全都傻着眼看她们。

她向后撤退，看见冉琳琳已经和一个男人壮烈地倒下，旁边还骨碌着一只大茶缸子。

马上有人冲来扶那男人，想必是个小官。

展唯面前立马挤满了屁股。

她在一片大笑中去拣那缸子，追不上，只能跟它赛跑。

那东西无休止往前滚，跟犯了脾气似的没完没了。

等展唯逮住它，冉琳琳和那个倒霉男人也站了起来。

男人戴好眼镜接过缸子，压火问琳琳：“你哪儿的你？”

女孩子家家怎么这么二迷糊？”

”琳琳满脑袋飞小鸟，舌头也转筋。

展唯便说：“我们是乐团的。”

”男人问：你们俩都是乐团的？”

我怎么没见过？”

是管乐的还是弦乐的？”

展唯正想着该怎么装糊涂，乐团的白老师就过来了，她看了看涨成猪肝脸的冉琳琳，冲那人说：“噢，这两个是新生，拉小提琴的，算是咱们弦乐团的人。

你跟着小鼓楼跑了这么些天都没见过，大惊小怪的。

”然后又给展唯和琳琳引荐：“这是咱们弦乐部的刘老师，刘参谋，呵呵，小鼓楼就是他一手带起来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的。

” 展唯点头哈腰：“刘参谋好！”

” 心想，怎么不直接叫司令？

冉琳琳还没来得及献礼呢，刘参谋就气宇轩昂地走了。

琳琳小声说：“你瞧他那样！”

他干脆走正步得了，更精神！”

” “没看出他是内八字儿吗？”

估计小时候被锯过！”

” 俩人笑半天，就近找了一座坐下，等着一睹小鼓楼的尊容。

这会儿才发现台上是几个吹管的男生。

展唯向邻座打听，人家说：“前面都是乐团别的组合，小鼓楼肯定压轴啊。”

” 琳琳和展唯正贫着，忽然周围清静了。

展唯看过去，台上已经站了四个女孩，清一色都穿小西服、扎马尾辫，好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

两把小提琴、一把中提琴、一把大提琴，不多不少。

皮鞋声响得又磁性又秀气，响得展唯心里发痒。

她捅捅琳琳，“你的偶像们终于闪亮登场啦。”

” 琳琳反倒不亢奋了，仔细瞅瞅，指手画脚：“怎么跟欠了她们八百吊似的呀！”

” 展唯说：“你以为都跟你似的整天嬉皮笑脸的？”

” 琳琳一脸认真：“从小老师就教过，上台前一定要笑模笑样，甭管是比赛还是演出。

这倒好，这四个是不是刚打完架？”

脸拉得比她们琴都长。”

” 展唯听罢便去找那个拉大提琴的，心想那位一定是个极品。

然后她惊呼：“哎呀，我见过她。”

” 展唯告诉琳琳，那大提琴手好像就住在离她家不远的报房胡同，也是师出少年宫，还跟她一块儿踢过毽砍过锅，但上中学后就消失了。

“她好像是叫翟晨，小时候可是我们这边儿的大美妞，特招人喜欢的，成天被人捏脸蛋。

没想到她就是小鼓楼的人。”

” 琳琳打量着她，见这翟晨果然不同凡响，皮肤白亮得像陶瓷，五官精细得没毛病，身段也是百里挑一的好。

“嗯，这四个里面就她最好看。”

” 除了大提琴，弦乐四重奏还有两把小提琴、一把中提琴。

两个拉小提琴的身材还可以，一号是三角眼刀片嘴，看着就不好惹；二号正相反，薄面微腮，搬把椅子都气喘吁吁；中提琴那位挺有意思，小脑瓜配上条油黑大辫子，从后面看就是只蛤蟆骨朵。

冉琳琳噗地一笑，赶紧摸自己后脑勺。

《死于少女》千呼万唤地出来了。

情调不错，舒伯特的东西还是够水准的。

挺朦胧挺哀婉，曲子像细水一般流下来，冉琳琳都漂浮了。

展唯也漂着，只是更小心，怕淹着。

她承认小鼓楼够本事，安定、冷静，浑然一体，只是没那么真实，让近不得远不了，像做梦。

展唯听到三十多个小节就感叹，原来国际选手果然是高高在上的，你凡夫俗子坐着火箭炮都赶不上。

不过展唯的导师曾经对此嗤之以鼻，向她批判过这种缺陷。

用他的话说，就好比一个人吃包子，面和得再好也只是解饱，想要细嚼品味还得看馅儿。

馅儿拌得不行，还不如啃窝头。

你拉琴也是一样，技术上过得去，就不投入感情了？”

那直接听磁带得了！”

展唯不知道这包子馒头到底和音乐有没有关系，反正她想，要是一大屋子人都围在这儿听磁带，可都够冤的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她问冉琳琳怎么样，冉琳琳眼睛里带着水汽说“真好，太棒了。”展唯赶紧闭了嘴，生怕把琳琳眼泪招出来。

甭看琳琳平时傻乎乎，动起情来就像切葱头，眼泪拦不住。展唯想，回头她要真哭起来就离她远远的，说不认识。

忽然琳琳叫了一声，旁边人也变了脸色。

展唯再看台上，那个拉二号提琴的女孩儿头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泡屎。应该是从顶棚掉下来的，否则不可能当正正在头顶。

展唯跟琳琳全揉眼，以为自己看花了。

后来才知道那不是屎，是一包黄酱。

可惜了那酱，黄澄澄油灿灿，搁点儿肉炸炸能吃十顿面条呢。再看那女孩儿，早就没了人样。

台上台下大乱起来，前头白老师奋不顾身往前冲，刘参谋腿脚慢，边跑边掏出眼镜确认那是不是他的得意门生。

然后他脑中炸了霹雷：镜片里的二号琴手已经哭着跑下了台。

一曲未终就乱了套，这是大忌，是丑闻。

所有人都意识到出了事故，剧场里炸了锅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乐团的几个领导慌慌张张地碰了头，讨论着是先找人还是先救场。

刘参谋冲白老师叫道：“找什么人呀，你看看还有几个观众？”

白老师回头一看，可不，大家都是冲着小鼓楼来的，演出一砸，就都骂骂咧咧退了场。

白老师有火难泄，也抬高了声音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故意捣乱也不用这么损！给我查！

巡演时都没这么闹，非得在自家门口丢这个人？”

刘参谋马上回敬：“得了，早看她们不安生，捱到回学校时才出这么蛾子就不错了，省得在外面丢人现眼！”

这几个头头唾沫横飞，谁也摆不平谁。

展唯一边儿眼珠来回乱转，心想早知道就不报名乐团了。她正紧张着，下意识去拽琳琳手，拽着了还使劲攥攥。

琳琳小手总是热腾腾肉滚滚的，不疼疼她都不甘心。琳琳也不吱声，想必也混沌着。

展唯暗笑：美了吧？

吹得上天入地似的，闹半天是一通罗圈架！

她转脸说：“这回咱去乐团可有好玩看了，走……”然后她又“嗷”一声，她攥的竟是个大老爷们的手！

大老爷们一点儿也不爷们，见她一叫，跳着脚把手抽回来。

展唯羞死了，脸蛋子又烫又跳，话都找不着嘴了：“你你你，你怎么不吱一声！”

爷们吓坏了，反应慢半拍：“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呀。”

“那你拉我手！”

展唯要捂脸，又怕太招摇。

“是你拉我的。”

“那你不会告诉我呀！”

丢死人了！

“我先告诉你，你更丢人。”

不大工夫周围全是人。

男女打架可比领导扯皮有看点。

大家都在想，今天没白来，好戏不带停的。

已经有人开始吹哨：“哥们儿，找上门儿来的妞，得着吧！”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” 展唯排山倒海地冲出去，一路上脑袋直冒烟，跟进了笼屉似的。

出了门，还是没见冉琳琳的影儿。

她想，你这该死的扫把星，害我看什么四重奏，害我拉男人的手，跟你没完！

一会儿她又大喘气地想，真是个别扭的学校，从头到尾就没碰上件正事，没遇上个正常人。

更令展唯气愤的是，那不知死活的男生竟追出来了。

展唯蹦蹦跳跳地躲他，巴掌大的地儿，男生走，她撤，男生一冲，她一退，又差点仰八叉。

一会儿她说：“你有病没病？”

” 男生嘿嘿一笑：“我叫林川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” “我叫展唯！”

” 她恨不得抽自己大嘴巴：凭啥告诉他？

林川低头认罪：“是我不好，我没提醒你……但我要告诉你，周围那么多人，你不是也丢人吗！”

” 展唯缓过点儿神，舌头也捋顺了。

她顶多是得理不让人，还不至于没理搅三分。

这么一想，理还真在他那头。

怨只能怨自己没长眼、没搁心、不靠谱。

她翻着眼睛说：“行了行了，没赖你。

你也是乐团的人？”

” “是呀，哦，不是。

我是观众。

我叫林川。

” “你这儿倒带子呢？”

说过了！

” 展唯发现，这林川就是一个大龄好儿童，细皮嫩肉小模小样，话虽多，但总是慢半拍，基本上就是一能说整话的结巴。

俩人在台阶上扯起闲篇来。

她套他话：“你们乐团今儿个怎么了？”

好好的琴不拉，拉出一泡屎来？”

” 她又憋不住咯咯咯笑，今天大悲大喜都够她一受。

林川抖抖睫毛：“咳，哪儿还找不出粒儿苍蝇屎？”

” 展唯才知道，俏东四那四个女的分别叫翟晨、尹若寒、李晓悦和余玲。

前两个是大提琴和中提琴，后两个是小提琴。

翟晨最漂亮，尹若寒最小巧，李晓悦最柔弱，余玲最火爆。

块块都是好料。

不过软柿子被人捏，今天那个被黄酱砸的就是小提琴李晓悦。

展唯说：“哦。”

” 她本还想打听，后一想算了，他也未必知道。

他连自己手是谁的都搞不清呢。

想罢她脚底抹油，冲林川说再见。

那林川又要追，却没自行车，苦巴巴地目送展唯离去。

第二章 内讧 谁都没想到第二天这两人又碰见了。

刚开始是展唯和冉琳琳接到学院的通知，让她们去乐团报到。

别看展唯之前对乐团没好印象，但接到通知后也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女孩子都是机会主义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听蛄叫还不种庄稼了？”

” 展唯建议俩人都去买皮鞋，因为刚发了一套西服。

穿西服没皮鞋，不搭调。

而且那小西服造得那么可人疼，上面还带个红色的蝴蝶结，可不能这么糟践了。

这么铺张的行头还得上隆福寺买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那条大街和里面的隆福大厦百货云集，是京城最大的商场之一。

冉琳琳的妈妈在库房当仓管，据说每周都能看见成车的货物走进走出，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
这是个变革的年代，就拿隆福大厦一层来说，里面的口红、假头套、香精异常紧俏，销路好得出奇。

二层三层是服装和鞋，挤得人脚不沾地。

展唯和琳琳挑得晕头转向，终于各自买了双达芙妮黑皮鞋。

售货员阿姨还认识琳琳妈，死气白赖问是不是去相亲。

琳琳笑着说我们演出要用，阿姨直竖大拇指。

后来下楼时展唯又逛了半小时的化妆品，然后对琳琳说：“要不你后面库房看看你妈吧，反正来也来了。”

琳琳左手扶着楼梯右手抱着鞋，眼睛盯着地上一小格一小格的瓷砖，闷了半天答非所问：“我也想拉四重奏。”

展唯早就料到她贼心不死，因为小鼓楼几人都大三了，她们可以正好去接班。

她这两寸深的心眼儿，展唯看得真着呢。

回家时她俩又去冰渣胡同边上的校尉小学操场上看展超踢球，然后准备带着他随便找一家馆子过生日。

展超是展唯弟弟，已经十八岁了，怎么着也得有个成人仪式。

要不是早早被学校开除，这会儿也该考大学了。

展唯从不愿承认弟弟和自己像，因为弟弟是个小阿飞。

展唯老想，她多么精灵、爽快、仗义，弟弟哪点也不缺，怎么就组合个阿飞出来？

阿飞没有独来独往的，所以展父不同意展超在家过生日，怕回头招来不三不四的人。

展唯后来才知道，弟弟要请的人都是他的新交情。

这俩人在前几天帮他扛事来了，很不靠谱也很不和谐，展超却一直铭记在心，总想着找机会报报恩。

展唯紧抓任何一个敲打他的机会，说你不是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

怎么也靠别人给你撑腰？

等到了地方，见了真人，展唯傻眼了：“林川？”

林川却高兴得不行，小眼睛都笑没了：“展唯？”

你就是展超姐姐？

两句话说得周围人找不着北。

和林川一起来的男生叫蒋天威，黑皮肤，高个子，脸上爬着粉刺，笑起来那一排牙都晃人眼。

他不停咋呼：“你们以前就认识？”

展唯说：“还没说说你们跟展超是怎么认识的呢！”

展超说书一样比划起来。

那天他和俩发小去操场踢球，随便凑了一些生人踢全场，蒋天威和林川就分到了展超他们队。

后来蒋天威还被一小矮个撞得不轻，要搁自己早就急了，但人家二话不说，脸都没红一下。

展超心想等会儿一定得认识认识，以后有时间就约出来踢，省得跟野人怄气。

但是之后就出事了，因为他真被那小矮子撞了，要不是腿倒得快，早就成翻盖王八了。

展超有仇必报，加速追上，然后使劲一铲，那家伙应声倒地！

所有人都一愣，看这俩爷爷怎么收场。

展超装孙子过去笑问：“哥们儿你没事吧？”

小个子果然霸气，一拳朝展超下巴抡去，然后没过几招就又被展超弄趴下了。

大家都来劝，争着给小个儿台阶。

小个儿却不稀罕，指着展超的鼻子骂道：“小子有种就在这儿别动，你给我等着！”

然后他就跑了，展超凭他的身高判断一定是虚张声势，没想到半个小时后他真带着四个帮手杀回来。

那四个人年纪和展超都差不多，个个是小混混。

小个子有底气了，骂骂咧咧地先叫嚣着让展超道歉，但又说即使道歉也得挨揍，挨了揍还是得道歉。

“到底你是先道歉，还是先挨揍？”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” 林川在一旁观战，然后跟蒋天威小声说了句什么，蒋天威便走了过去对小个子说：“嘿，兄弟你不至于吧，你们要真拔份儿也不在这么一件小事上。让他道个歉就算了。”

” 这话说得已经够有水平了，既给了面子又做了调停，小个子却坚决不买账，上去就推展超，眼看一触即发。

蒋天威拦他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胖三儿没教过你么？”

” 小个子一愣：“你认识三哥？”

” 蒋天威见林川没认错，立马横起来：“三什么三，赶紧给我滚！”

” 小个子故作镇定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是跟超哥和李赞他们混的？”

” 天威冷笑道：“你倒谁都知道。”

我叫蒋天威，你回去问问胖三儿我跟谁混的。”

” 说罢蒋天威拨开众人，说：“没事了啊，继续继续。”

” 小个子在后面看着，果然没一个人再吭声。

展超铭记蒋天威和林川的大恩大德，恨不得直接拜把子，又觉得不够格，便惦记着请顿饭先填补。

弟弟的算盘拨不过姐姐，依展唯看，吃饭管什么用？

钱不少花，又挣不回脸，怎么都是赔本买卖。

冉琳琳却听入了迷。

越是着迷，就越得怀疑。

好奇心这东西和触电一样，不哆嗦到底不行。

她说：“那个人怎么突然就怂了？”

听着怎么像编的呀。

” 天威笑着说：“这还得从那个胖三儿说起。”

胖三儿是我们的发小，打架不要命，在西城和东城都吃得开。

” 琳琳看了看林川，林川笑笑，布满小绒毛的耳朵立马成红色。

展超嚼着块排骨嘴还闲不住：“对了，那个小个儿说的李赞是谁呀？”

” 蒋天威讲了原委：原来他以前和李赞、林川、胖三儿还有另外几个哥们都是一个初中的，当时大家交情不错，江湖法号“后海七雄”。

后来因为一些事情闹起了内讧，“后海七雄”分裂，现在只剩下四个人了。

“现在除了胖三儿、我、林川，还有另外一个哥们儿跟我们一起，”天威灌了口酒，“其他那三个我们就断了。”

当时闹得挺大的。

” 展唯看了看林川，他还跟没事人似的该吃吃该喝喝。

她纳闷：这号人怎么能跟蒋天威他们在一块儿？

不知道是大智若愚呢，还是一贯被人当宝耍。

她忽然对这个被自己拉错了手的林川有了兴趣。

从饭馆出来，东四北大街上凉风阵阵。

展超在后面和蒋天威聊足球，林川双手插兜边走边听，有几次想插嘴，插不上，就继续当听众。

天威讲得天花乱坠，展超佩服得摇头晃脑，就差跪地拜师。

展唯和琳琳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们竟然也是燕华大学的学生，只不过大她们两届，后年就毕业了。

冉琳琳问：“燕华好吗？”

燕华的音乐学院怎么样？”

” 天威眉毛一下顶到脑门上：“当然好了，原先铁道部直给的，能差么？”

我们有个哥们就在那儿学作曲，叫韩钧，德行大了！”

到时候必须给你们引见引见！”

” 第二天没课，但乐团的欢迎新生大会成了冉琳琳头等大事。

头天她对展唯千叮咛万嘱咐别起晚，展唯满口答应，还说开完会要一起去西四买琴弦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琳琳做了一晚上春秋大梦，睁眼时太阳光已经占领整个屋子。

琳琳想，幸亏自己有睡觉不拉窗帘的好习惯，这可比闹钟顶用多了。

她来不及找展唯，嘴里塞个馒头片就蹬上了自行车。

馒头片没裹鸡蛋，噎得她直打挺。

到了剧场扫地大妈告诉她开会是在排练厅开，而且也没到开会的时间呢。

琳琳才大大松口气，想幸亏没迟到，否则加上顶撞刘参谋的事，自己高风亮节可就保不住了。

她谨遵大妈指示来到乐团后院。

说是后院，其实这正是四合院的正庭。

剧场那个地方在先前是厢房，抗日时吃了鬼子的炸弹，只剩下七零八落的土堆和矮墙，荒废了。

后来为建校整修过，院墙往外圈了十好几米，说是院子，倒比广场还敞亮。

院里钻着一条细细的长廊，顶上画的是大禹治水。

琳琳抬头叹着，边走边看故事，入了迷。

琳琳想，幸亏是画，要是故事书她才不看呢。

看了半天，琳琳感觉脖子酸疼得像是落枕，这时才发现自己停在一座大房子前。

房子是古色古香的，和故宫里面的差不多。

琳琳挺自豪，想着学校还真厉害，跟皇宫是一档次。

她兴致勃勃地再看，才发现皇宫只是正面，两侧却是瓦房，大异其趣。

琳琳毫不气馁地想，这是多么正经的学府，没被破四旧就不错了。

她顺着窗户往里看，里面想看的全有：四四方方的奖状、密密麻麻的照片，还有木钢琴、架子鼓，以及各种的乐器盒子和指挥台。

琳琳运用了毕生了经验来判断，这就应该是排练厅。

一条鲜亮的横幅升到排练厅上空，几个干活的男生已经开始嫌冉琳琳碍手碍脚。

琳琳偏要往上凑，又不好意思说话，站在“欢迎新生”四个字下面暗爽。

一会儿人陆陆续续开始多了，都是高年级的，三三两两，人五人六，没谁正眼看她。

排练厅不知什么时候开了门，她不敢进去，想等展唯来了狐假虎威。

展唯是自来熟，跟谁见上一面能聊到祖宗八代，琳琳只管陪笑，不一会儿生人也就认识她了。

猪往前拱鸡往后挠，这是她的战略。

没想到展唯没等来。

估计睡过了，她压根没当事。

人一拨一拨进去，新生差不多到齐了。

琳琳蹑手蹑脚进去，发现只有最后一排清净，只坐了一个女生。

她坐过去，想搭话，又没话。

她还搜肠刮肚呢，话就先出来了：“哎？”

你不是小鼓楼的吗？

”那女生给她个正脸，琳琳更确定了：“对对对，你是……李晓悦对吧？”

我听展唯说过你！

”她也不管人家知不知道展唯是谁。

李晓悦比她还认生，坐在那儿比猫还老实。

只朝她笑笑：“你是新来的？”

”琳琳使劲点头。

还没下句，白老师就宣布欢迎仪式开始，然后几个头头就开始走过场地讲话。

琳琳收集情报一样打量李晓悦，发现这姑娘挺白挺瘦，眼圈微红，好像随时要哭。

她怯怯地想，可不，头天一包黄酱还在脑袋上顶着呢，这委屈不是一时半刻能赶跑的。

怪不得她要坐最后一排，怪不得最后一排只坐了她。

焦点人物就是这么隐蔽和乍眼。

头头们歌功颂德放眼未来的工夫，琳琳已经造出无数个问句。

你小提琴几级？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你什么时候开始拉四重奏的？

你们小鼓楼都到哪儿演出过？

火吗？

已经大三了，准备拉到啥时候？

当然，其中还包括：前天那包酱是咋回事？

也就是因为这句，她什么也不敢问。

像猫一样老实的人也有猫的优势，你不敢轻举妄动。

否则她嗖地一跑，你连声都听不见。

冉琳琳毛毛躁躁地想了半天，大会就结束了。

前面的人开始退场，都在商量着中午去哪儿吃、下午去哪儿玩儿，没人理会后排的李晓悦和冉琳琳。

等人退干净了，李晓悦还在原地看谱子，琳琳假装收拾好已经一根杂毛都没有的头发，问：“还不走？”

” “不着急。

等人。

” “看什么呢？”

”琳琳脑袋平移过去，希望看到的是《死与少女》，这也是个话题。

可惜那谱子的名称她压根没听过。

“我叫冉琳琳，也是拉琴的，咱弦乐的人。

” 李晓悦又一笑。

这个笑被琳琳消化为各种意思：欢迎、鼓励、哄慰，甚至是套近乎。

她更来劲了：“听说你们还拿过大奖，真牛！”

回头也带我一起拉拉行不？”

” “你真想来？”

那你来顶我得了。

” “哟，那可不行。

那不成抢班夺权了？”

” 琳琳想，都是那包酱闹的。

其实也不至于，要是她赶上了，顶多叫唤一嗓子，该拉接着拉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蝎子粑粑独一份，自己还能出个名呢。

她好言相劝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就是太火了，所以现在觉得挺没意思。

你们这就叫……鲜花盛开之后的凋零期！”

” 李晓悦直勾勾地看琳琳，想听听她还有什么新鲜词。

“从小我就是一个人拉琴，偶尔跟着乐团过几把瘾，那也跟在食堂吃大锅饭没区别，一点合作的乐趣都没有。

可你们不一样，四个人在一块儿，不多不少，谁都挺重要。

这样的感觉多好。

” 话一实在，李晓悦也就乐意多说两句：“我最开始跟你想的一样，可我发现现实根本就不一样。

想着都简单着呢，上得天下得地，要多美好就有多美好，可那可能吗？

实际就是做梦。

”她简直要哭，嗓子抖得像触电：“当初我们第一次演出时就是这首《死与少女》，当然那时拉得没有现在这么好听。

可是那时每个人和现在都不一样。

” 琳琳想，得严肃。

碰见个杠头，还是个哭丧的杠头，你不严肃就等于耍人。

琳琳说：“是啊，有时候相互了解得太多，反而坏了事。

” 晓悦说：“了解得一多吧，就跟以前一点儿都不一样了，就越来越不敢相信以前那些好都是真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的。
如果是真的，那现在就更难受了。
” 说的全让琳琳傻眼。
她压根不知道什么叫美好什么叫难受。
非得分析，那美好就是渴了能喝水，出门能穿新衣服；难受就是没水喝渴死，没新衣服穿着死。
天知道这俩词还能厉害到哪儿去。

冉琳琳想起昨天蒋天威说的话，问：“对了，你认识韩钧么？
我听说也是音乐学院的。
今天他来了吗？”

” 她就这么把李晓悦说哭了。
攒成一团的哭，恨不得自己是个蜗牛，缩缩就能回到壳子里。
这一哭简直要把琳琳世界观颠覆了：脆弱的人都这样？
随便听个人名都能扎耳朵？
扎疼了还哭？

琳琳摸出自己手绢给她。
她攥着手绢，倒用手背去蹭眼泪。
琳琳伸手过去帮她，又听大门一响，一人走了进来。
那人还没走近，声音就满屋子都是：“我来了！”
我刚从老孙那儿回来！
他砸错了不说，还砸你脑袋上了，我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！
这回帮你解气了！

” 琳琳回头一看，进来这女的自己也眼熟，再看那三角眼和刀片嘴，明显就是小鼓楼的一号提琴手。
三角眼也发现了琳琳，蹭蹭几步上来，把手里的小提琴搁钢琴上，舌头翻得老圆：“你谁呀你？
你们认识吗？
跟这儿干嘛呢？”

” 琳琳于是又来了一遍自我介绍，那女孩应了一句说我叫余玲，然后就囁着李晓悦耳朵小声说话。
晓悦没那弦儿，琳琳听见她问余玲：“你看见他们了吗？”
” 余玲把她推开：“我上哪儿见去，我躲还来不及呢。
再说了，就算是他们现在在你跟前儿你又能怎样，你什么都不敢！
你就是个挨涮的命！”

” 晓悦跟灌了水银似的直挺，呆几秒又说：“得了，就这样吧，下礼拜也算了。”

” “那可不行。
郭茂林都说了，说下礼拜一让你擎好儿。
我们商量了，可以等她排练后到粮店那儿……这个事其实说小也小说大也大，所以咱们俩还是别出面了。

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” 晓悦说：“明白。
” 余玲并没忽视琳琳，相反她觉得当着琳琳挺有快感。

“那就好。
话说回来，其实要不是隔着韩钧这层关系，郭茂林自己也早就跟她翻了。
她可不是一般人，咱们仨加起来都不是对手。”

” “我就是怕闹出事来。
到时候再因为这事儿再扯出别的来，那就犯不上了。”

” 余玲三角眼一眯，笑上了。
不知是习惯还是故意，她一笑竟有些对眼儿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“我告诉你，恶人就得恶人磨，所以这是最好的法子。

想想她干的那些事儿，你不治治她都是你罪过。

我跟郭茂林说了，他办法多得是，而且出不了事。

又不是第一回了！

放心吧。

”她又扭头乱看一阵，目光定在琳琳身上。

冉琳琳正盯着李晓悦手里的手绢呢，被余玲猛一拍差点弹起来。

余玲说：“你先走吧，她肯定没事。

我们还得说点事。

”琳琳看手绢的事黑白不提了，只好认栽。

刚起身，就听见门外有人说话，声音由远及近，越来越真。

余玲一溜小跑到了窗户，看了一眼，回头冲晓悦张牙舞爪：“是他们！”

”晓悦乱了阵脚：“就他们俩？”

那咱们怎么办？

”余玲飞过来，快刀斩麻地指挥：“现在没办法出去了，先躲起来，顺便听听他们那边是什么路子。

”余玲边说边将晓悦和琳琳拉到钢琴后边，三人挤得前胸贴后背，正好将那空当塞满。

那里不知是谁随手扔了一些陈年的排练表，琳琳好奇地翻着，被余玲一把按住：“干什么你！

别乱动好不好他们进来啦！”

”随着她嘴巴的一张一合，琳琳看到空中的灰尘开了花。

琳琳堵在最外面，仍然什么看不到进来的是什么人，最开始只是听见了一些伴着回音的脚步声，然后是一男一女开始说话。

男的声音挺低：“行了，没有，你就别找了。

我就告诉你找着了还不如不找。

”女的说：“我就是想趁今天这事把话都说开了，否则闹来闹去的也没意思！”

她们要是想散，我还巴不得呢，凭什么都跟我一人过不去？”

”余玲冷冷地看晓悦，又拱了下琳琳，嫌碍事。

琳琳不得已往外挪，这才看清外面两个人的模样。

很显然，那女孩儿就是翟晨。

她身边的男生也惹眼，细长脸高鼻梁，头发横得像刺猬，下面穿着拉风的宽口仔裤，上身套了件格子汗衫，简直跟《圣斗士》里的星矢没区别。

琳琳看得眼睛都直了。

随后又想，偌大个学校，多少得有这么一位。

两人靠着半边歪七扭八的桌子说话，姿势像闲聊，表情像吵架，反正怎么看怎么不踏实。

男的不耐烦：“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”

他们不敢再怎么样了。

要再闹，你找我！”

”男的一吼，女的就低了半头，开始惆怅：“我觉头疼！”

这叫什么事？

自己人关上门耍耍也就罢了，还非得往外闹。

好看是怎么着！

又不是都头一天认识，有什么话就说，说出了来了大家都痛快，说不出的或者说出来也好不了的，干脆就散。

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闹出这些，给谁看呢？

真要想治我，这就能治死人了？”

”听她鼻子一闷，好像哭了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冉琳琳刚才还同情晓悦，现在听那边儿也成了弱者，生生把她刚建立的立场逼走了。

“闹成这样，真糟心啊。”

当初成立时，咱一块儿喝酒、看电影，从鼓楼上往下扔摔炮，吓得老太太们都报警了，然后大家一起跑。

有一回下雪，我骑车到南池子那儿时车胎扎了，还是胖三儿和晓悦一起把我送到家的。

南池子到报房多远啊，那么冷的天儿他们就陪我走着，走了一路。

晓悦连毛裤都没穿，肯定冻坏了。

还有若寒连夜带我去看病、余玲大晚上帮我送谱子那些事，我都忘不了。

” “翟晨，你现在想这些没用。

现在你能做的是，赶紧别在这上头耽误时间了，赶紧散，大家都清净。

” “这就散？”

” “对，好不了就散，没准儿都这么想的。

要不然都不痛快！”

” “有一天咱俩要是吵架，你不会也这么劝我吧？”

” 她真是攻其不备。

男生笑了笑，把头伸向翟晨的嘴。

翟晨还没怎样，冉琳琳倒不行了，心想，罪过罪过。

脸一红，刚要闭眼，就听不远处有人喊她名字。

她吓一跳，仔细辨认，竟是展唯的声音，她肯定是起晚了，然后找到这院子来了。

外面二人被展唯搅了事，都揭窗往外望。

翟晨敲敲玻璃问展唯找谁，展唯好像答了句什么，她给了个手势说：“你去教学楼找找！”

” 琳琳想，大事不妙。

她跟展唯定了十点去西四买琴弦，把她支走了，俩人就又岔了。

到时候展唯肯定得发怒，翻眼睛加踹人加扯耳朵，自己又九死一生了。

她抬手看表，又看看外面滔滔不绝的男女，急得手心脚心一起冒汗。

绷不住了。

她一脸愧疚，冲余玲和晓悦：“那个实在对不起啊，我朋友在找我呢，你们藏好，我先出去了。”

” 余玲也不知道这姐们是真傻还是装傻，竟有这么一手，还没来得及张嘴呢，就见她已经站了起来走了出去。

外面那俩人也呆了，直愣愣地看着琳琳走过来，边走还边说：“刚才看你们说话，就没好意思打搅。我叫冉琳琳……”脚下的被椅子绊了一下，疼得她嘴也不利落了，一脸的笑容僵着，像刚被胳膊完又挨了俩嘴巴。

男的说：“你站住！”

” 琳琳知道在劫难逃，只好立正，正想着怎么装无辜，却看见余玲李晓悦也现身了。

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几个表情都很经典。

晓悦更是直接往外走，目不斜视，跟僵尸似的。

那男的过去就拽她衣服，然后往后一推：“哪儿去？”

” 李晓悦怒吼：“你走开！”

你别管我！”

” 眼泪随着往外飞。

男生瞪她：“没人想管你，”说着他又看了看一旁没表情的余玲，冷笑：“还有你，什么都少不了你。”

你们不是闹吗，那我就做主了，小鼓楼从今天起就解散！”

各回各家吧！”

” 翟晨在后面听不下去了，叫了一声：“韩钧！”

” 原来他就是韩钧，琳琳暗暗记住。

这么个男人果然是不好惹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韩钧谁也不理，抬脚往门外走。

门还大敞着，他过去堵上了阳光，成了团莫大的影子。

这时晓悦冲上去，摇头摆尾地打那影子，眼泪甩得像洒水车。

她还攥着琳琳的手绢呢，泄愤地攥着，攥成了一个旌旗飘扬的拳头。

“你凭什么做主，你凭什么？”

！

”她脸都变形了，把韩钧打到墙角。

“你还是人么你韩钧，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混蛋！”

”展唯和余玲过来拉晓悦，但都徒劳，最后还是她自己停了手。

她蹲下身来哭成了一团。

只听韩钧又说：“你还委屈？”

你贼心狼意，串通好了放邪火，想毁小鼓楼、毁翟晨、毁我，没想到搬石头砸脚，先把自己毁了！”

”翟晨跳过去拽韩钧：“你别说了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！”

”晓悦用大哭填补空白。

半天终于有句整话：“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！”

”韩钧也吼了起来：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！”

”李晓悦往门外跑。

她跑得东倒西歪，身影在走廊里弹来弹去，越弹越小。

余玲回头抄起她落下的小提琴就追了出去，门也没关。

一阵风袭来，吹得地上几张乐谱擦动了几下，停在新位置。

风也是，要来不全来，光这么一下子，还让人挺凄凉。

.....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编辑推荐

九夜茴&孙睿联袂推荐 ——私小说最具潜力的作者马拓最新力作震撼上市 这书写的不是我们北京孩子的记忆，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。
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但这一刻，有往事相伴，我很幸福。

<<我们的青春朽不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